

合阳县志

正四册

新修邵陽縣全志序

邵邑擅梁山洪河之勝實
元聖發迹名區春秋時子
夏又嘗退居西河則風雲
之厚有自來矣哉

國家崇典右文作新百有餘

年而邵邑益士敦古靈民
興於行其間多有可紀述
者按前志修自有明後雖
間有詮次而究非完書縣
令席君慨然念百年內事
迹脫畧典文闕如遂捐俸

議纂成全志而秉筆則聘
武功孫爵峯太史焉夫太
史以經術起家久樹三秦
文望本史材為撰述宜乎
搜索探討之患歸至當矣
會仲秋席君持所撰稿本

來謁並問序於余其志卷
凡六又雜記一述地理建
置田賦則沿革廢興指陳
皆有確據次官師人物選
舉則核實撮要多寓勸懲
殷心至雜記更收錄嚴謹

盡汰荒渺無稽而有闕政
教者靡不登載詳明信能
以經術發為文章足稱邵
邑信史將曩所謂百年待
修者而今則炳炳烺烺且
為完書矣嗟乎典文修明

惟在有能振舉之者耳余
自念守闕十載嘗思振興
文教比年緣攝纂無轄益
愧奔忙未逮而席君乃當
案牘倥偬之餘獨函心於
邑乘成茲巨製俾阿衡肇

興之地再振友教遺澤則
所以培人心風俗者良厚
而余不且慰藉素懷哉爰
於其將授梓也而為之序
時乾隆三十四年歲在己
丑八月既望

特授陝西潼商兵備兼管水
利道楚灤署用中書



新修邵陽縣志序

志也者尚遡星輿建置祀典
田賦之由始記載官師人物
選舉風俗之代更近足備觀
風之採遠可爲炯鑒之資道
與法參焉非才學識薰長不

可以為志余守馮翊歷覽各
屬志乘惟朝邑為寃蓋汝慶
韓君為之著述也及展閱邵
陽舊志歷年久遠雖山川如
故而雲物自移政治損益無
所考賦役因革無可稽與夫

考節義之倫瑰奇卓犖之
才咸幽隱弗彰邵之文獻典
故幾無所藉以攷鏡余正愾
然大為憾事已丑秋邵宰席
君以所修新志竟藁質余余
悅而讀之其詞簡而能括事

詳而不支義理密察文質相
宜深得龍門筆旨誰爲之武
功西峰孫太史也然非賢令
尹敦禮紳士磨研編次彙集
成書將何以模今而範後耶
讀斯志觀風問俗者不待他

求而得之於此矣賞音更有
待於來茲遂書為之序

乾隆歲在己丑清秋知同州

府事襄平林文德書



月

此

麻車集平特大號書

卷之四

三

新刻邵陽縣全志序

邑之有志所以表彰往古風示來
茲興史之重均也余材識陋劣於
乙酉冬叨蒙

聖恩簡用承乏有幸深慙竊祿惟
於民事日益孜々勉脩靖共之職
每退思時繙閑邑志知為前明

萬歷間葉大司空夢熊丞縣時
所撰述至我

朝順治十年經葉君子循重修余

又訪之故家有康熙四十年長興

錢君萬選與其友王或菴源所作
宰莘退食錄初名邵陽新志其

自序云志成而衆不以為然故未

付鏘迄今百有餘年矣思急輯之又不敢苟且從事且奉有修志令紳士自行編纂之檄是以有志未逮戊子秋遼紳士語余曰郤有三事令舉其二尚遺其一余即詢其說咸云曩則

文廟傾圮令已改觀矣書院肆

業諸生昔無膏火今已增置之
矣惟邑志久未續脩是為缺

典耳茲我同人願解囊橐各任

厥事至秉筆者非武功孫太史

西峯先生不可也惟公遣一使通

尺書能延之來則幸矣余聞而

愀然有慙色所云志未逮者令紳

士則欲先我而為之職斯土者又
奚吝此薄俸而弗佽其所事乎
矧太史文品重閩中又余素心
欽慕者於是幣聘再三幸從
所請今春正月命車以迎仲春
六日至郤纂修閱三月而遂成余
聞前明康對山之志武功韓五

泉之志朝邑冠冕一代讀者莫不津津稱善焉今讀太史命陽之志詞簡而意該事詳而理著於舊志則存其是者刪其牴牾者經文綿義綱舉目張凡鄙之地理建置田賦與夫官師人物選舉靡不詳畧得體條理井然而

於六篇外又以襍記終之免滄海
遺珠之憾直與康韓前哲並追
史漢實一時千載之鉅作也豈
特為邻幸哉余今而後庶可
鑑古徵今審幾察物以為行政
之資圖報

聖恩於萬一而多士所謂三事尚遺

其一者今志舉之矣爰付棗梨
弁余言以為序

乾隆三十四年歲次己丑八月既

望中州席奉乾書



新刻郃陽縣全志序

關中郡邑志之善者武功朝
邑為最則以康對山韓五泉
兩先生傳也郃陽志自前明
大司空葉華雲先生永縣時
纂輯舊亦稱善

國朝順治初姑蘇葉公重修稍

失其本色越數十年長興錢
公又增修之未付梓而去後
雖訂有宰革退食錄然別為
一書難以言志百二十年來
邵之土風人物幾乎失傳中
州見山席侯宰邵之五年實
心實政百廢俱興尤以邑桑

未修商之諸紳士敦請武功
太史孫酉峯先生秉筆酉峯
先生者三秦重望也先是講
學開中蘭山兩書院後學就
其裁成者莫不悅服桂林相
國撫陝時深敬禮焉先生講
學之餘嘗評註武功志以抉

對山精蘊為世所珍則其洞
然於志法者久矣今於仲春
來卽開館纂修閱三月書成
余受而讀之見其質文相麗
而脉絡貫通七篇直如一篇
至其叙事簡明立言醇正皆
本諸講學心得者蓋以程朱

之理為史漢之文不獨舉對
山五泉兩志之善兼而有之
且似過之也三長並擅五難
無譏吾邑之志其自今足以
徵信而備輶軒之采矣乎是
則賢侯之盛舉太史之鴻裁
相與有成功垂簡冊也余故

樂道其事而為之序

乾隆三十四年歲在己丑十
月朔日邑人張松友巖書



新修邵陽縣全志序

國有史總天下之紀綱體嚴以重其載筆宜簡邑有志記方隅之風物體與以該其綜事宜詳雖詳簡有不同而據事直書取徵信於天下後世則一也故志之修與史書等其間著因革辨土宜列官方崇

實行揚善懲惡表章風化固不可以不修而亦非可以易修也吾邑舊志迄今已歷百有餘年矣遭逢聖代隆平日久中間生齒之繁創置之廣科目人才之盛其待增益釐正者豈自今乎顧治斯邑者每不暇及也邑侯席公蒞任明農課士

人

外修學宮營書院膏火一切廢墜
俱舉而於志又恐其愈久而愈湮
也毅然以纂輯為任即於己丑春
禮延武功孫太史酉峯先生秉筆
撰次志也而幾於史矣亦惟邑侯
席公公能獨斷無旁撓之虞精搜
隱微無遺失之慮大者徵諸學校

不致徇私而鮮實小者訪及輿論
毋使意見之參差興除沼革因乎
時而勦襲雷同之弊絕疆域版圖
從其舊而紛更同異之見消其大
意則主乎善善長而惡惡短寧寬
無嚴寧恕無刻寧近乎情無絕乎
物此即寓忠厚於刑賞中也書既

成余披讀二過見其直而不阿贍
而有法信而可徵足以示勸懲而
備鑒戒是誠於不可不修不可易修
者而能修之也夫錢穀兵刑煩劇
已甚公蒞任數年政教之餘諸廢
俱興而又從容及此其治邵可知
矣因忌其固陋援筆而為之序

乾隆三十四年初秋九日邑人王

錫年喬生書

合陽縣境圖

東交臨晉縣界四十里

東南交瀋州府界至





里十五界縣絕朝南

廟大

宮仙堂

城演

廟武清

連社

丹陽洞



坡南

廣節二

鋪莊森

(生家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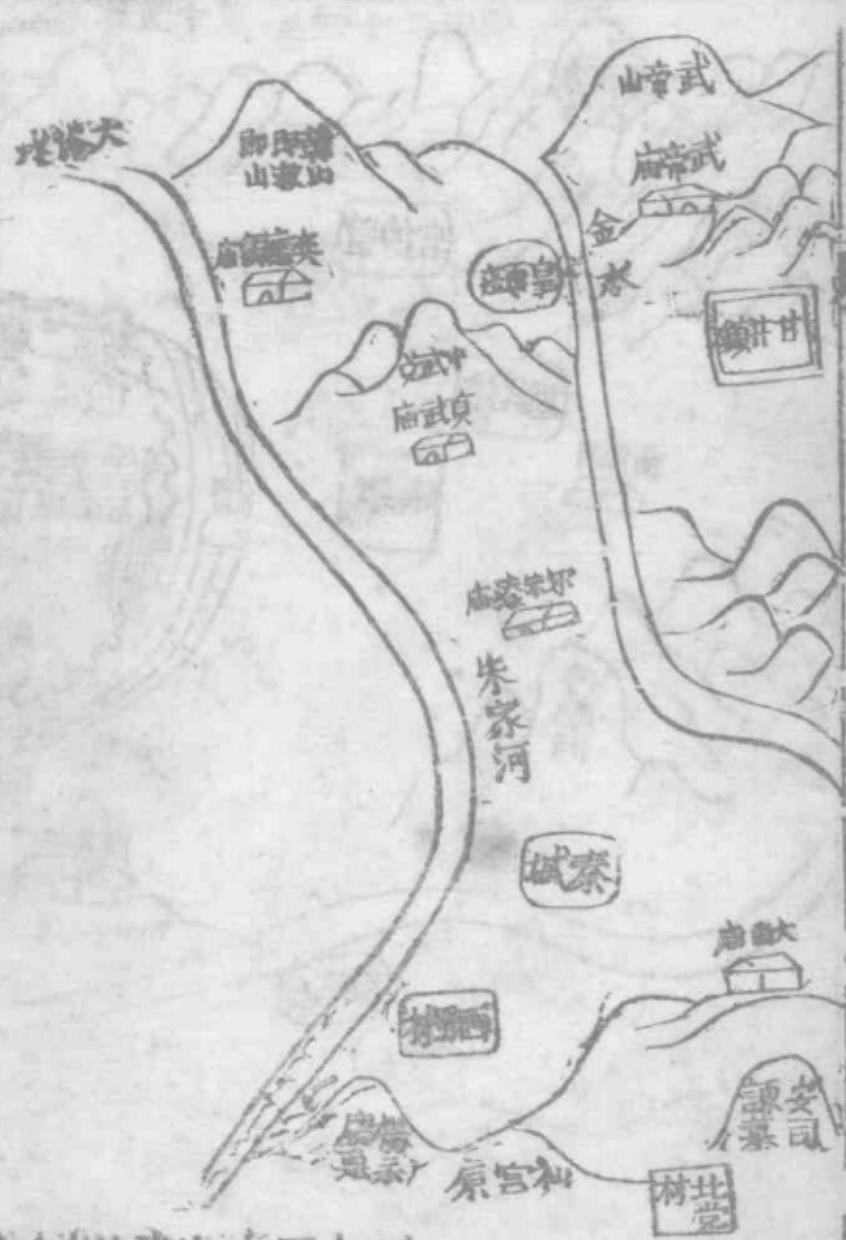
鋪雲
鋪解

鋪吳

鋪莊吳

里十五界縣絕朝南

西北交澄城縣界四十里 西交澄城縣界二十里



陝西文獻卷之三十一

郃陽縣全志目錄

武功孫景烈孟揚撰次

邑令席奉乾惕若參閱

卷之一

地理第一

建置第二

卷之二

田賦第三

官師第四

卷之三

人物第五

卷之四

選舉第六

雜記第七

○起法似創而實有本

序曰自古郡邑志蓋各因其地以爲書而歷代沿革與夫疆域山川皆所當先也故首地理。地理若視諸掌則建置

○目序對

之度地而興者如城郭官署廟祠學宮可類及矣故次建置有建置則教養可施而養先乎教有田必有賦急公後

○此義從來作者未見及
○古分說此則申說各有利義而此義爲長

私風俗之原亦在於此故次田賦夫田賦寓教於養而

而教之者官師也官師卽次之有官師則人物輩起故人

物又卽次之人物不盡出選舉而自選舉顯者實多故選
舉又次之六者具而邵陽之志其殆可徵矣乎然猶恐其
遺也故又以雜記拾之而終焉凡七篇

○名○七○篇○寶○六○篇○也○祖○玩○之○又○知○一○篇

邵陽縣全志卷之一

地理第一

蓋古有莘一作莘、俱
音疏璿切

氏國卽今之邵陽也。嘗稽唐堯時無

娶有莘氏女而夏啓以莘封支子殷初伊尹耕於其野後

爲周太姒所生國詩大雅云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

音合

朱傳云治水名在同州邵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

夏陽縣流絕故去水加邑先用二小結

并有子傳云大邢莘據此則唐虞夏商之世邵陽爲莘國

解

明矣周至春秋屬晉邑史記魏世家云文侯十七年西攻

秦至鄭還築合陽治作合殆謂洽以水之合流得名也邵

陽縣之名見於漢書地理志其縣置自何年無考據通省志秦內

史邑縣五十有六。合陽曰邑。則秦分天下爲郡縣時。合陽尚未爲縣。後漢初廢。永平二年復。

焉。魏屬馮翊

音平

郡

晉初仍之

後又廢

北魏太和十一年

復

焉。改屬

華山郡

西魏改馮翊爲武鄉郡

以邵

陽隸之

北周武帝置澄城郡

領澄城

邵陽朝邑三縣

隋煬

帝復置馮翊郡

統縣八

邵陽其三也

唐武德三年

分邵陽

置河西縣

後改爲

夏陽

如故八年

西韓州領之

是時析韓

置河西縣

後改爲夏陽

如故八年

西韓州領之

是時析韓

城置西韓州

貞觀八年還屬同州

五代梁割屬河中府

唐

天成元年又還舊屬

宋屬同州

馮翊郡

隸永興路

熙寧四

年省夏陽爲鎮入焉

此夏陽

并於邵陽之始

金貞祐三年

又以縣屬

楨州

隸京兆路

時韓城升爲

楨州也

元初亦屬

本傳

倒序

南漢書

去別

之

之

之

贛州已而仍屬同州隸安西路明始終因之隸西安府
國朝初亦因之雍正三年州改直隸以邵陽隸州十三年
州改府領一州及邵陽朝邑等九縣歷代沿革之大略也

2捲上 天然

沿革。疆域形勝。星野。

昔茂東西曰袤

廣

南北曰袤

一百二十里

東臨晉東南

不立門戶好

永濟南朝邑西南及正西澄城西北洛川北宜川東北韓

城治凡四十七里今并爲四十四里

里名見田賦

梁山乳羅諸

峯環相拱衛而又遼以洪河金徐諸水如帶鬱鬱蔥蔥不

可謂非形勝之區矣幅員既闊保障是依守土者尚念之

哉舊志

明邑丞尚書稱雍去州分去

野從井或曰故晉地

葉公夢熊著聲

去

也

宜從參。余昧於星學。不能以管窺定也。山有四川。有五當。
分載之。

梁山在縣西北。距今縣城四十里。峰二十有四。舊志云。逶迤

音威
貌

最遠。望之如屋。梁詩云。奕奕梁山。穀梁傳云。梁山。

晉望也。上有石室有洞。有泉曰天井。曰龍泉。有東西谷。

俗作

塔二水出焉。謂金徐按宰莘退食錄。邑令錢萬選。纂王氏源訂。云大雅

謂金徐按宰莘退食錄。邑令錢萬選。纂王氏源訂。云大雅

非二水。二水。

韓奕箋。梁山在今左馮翊夏陽西北。夏陽今韓城也。則梁

山在韓城。不在郃陽矣。故詩傳亦以梁山爲韓鎮。然疆域有分合。城郭有移易。而形勢因之變遷。今之梁山實郃陽境內之梁山也。復何疑。邑令郭傳芳遊梁山記略。云山陽登歷長坂五里。許危石。數巖和

山勢連峯盤旋如曲度。湖戒側上復三里許得梁山寺。
背負孤嶺。墻風鈴飄落天際。寺東一里依峭石爲階級狀。
欹仰如厓石。歷數丈稍平過岑岡廢址。故詐得二石碑磨
礪。見數字惡不可視。復東上二里險道欹仰如前而豁坳
危曲愈甚。東西人語。凡面答非轉折千步不能接。武緣
東而恠山盡於谷。黃河帶流其下。直北叢嶺萬仞。不可窮
究。河巔出小飛峯。峯下藏小洞。入洞坐秦晉門戶。指掌咸
其河光澎湃。勇發直趨東南。依練而望。豫楚如見。從舊及
一里。仰飛峯右隈。負隈開石室。牖戶南向。俱通明可喜。戶
左靈石方。入巖壁時有異光透達。潛心拂照。天光雲
影草石鬚髮函鑑生動於內。題一詩。跋曰成化十一年巡
按陝西監察御史山陰薛綱偕河南劉太僕來遊所作詩
亦成聲不及石光遠甚。南望太華芙蓉皆依依北面
於下。其形勢蜿蜒奕絡彷彿屋梁。非晉望而何哉。

巖

不正貌

方山在縣東北。距今縣城亦四十里。舊志謂形若覆斗。故
名。然亦梁山之邇也。音里而東者特異其形耳。

飛浮山亦距縣城四十里在縣東河中未出水面或謂其

峯似倒而山根翻上上平如砥舊志云俗傳與水爲浮沉

新志

卽宰莘退食錄原本也

云今已沒土人謂其有時而見焉金史

地理志邵陽有非山疑卽謂此然亦謂其强名爲山耳舊

志又謂山有洞子夏讀書處也其說似誕而儒者亦多稱

之果古有而今沒歟

邑尚書張文敬公大有題子夏讀書洞詩云孤嶼水中央先賢退老方河

流衝不斷雲水鬱蒼蒼勝地山川永遺

按檀弓及史記子明確

風歲月長春秋多奧旨親炙愧公羊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西河地甚廣不得獨屬邵陽

故水經注

漢桑欽撰經北魏酈道元注

所載子夏之蹟不一水經又言

河水逕子夏石室注云東南北有二石室臨側河崖卽子

壽廟室。是石室明在河東而索隱謂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夫河西者邵陽所分置也。河西既廢則子夏之老於西河當在邵陽矣。○古趣洋溢耳。明薛氏應旂曰。余歷同州龍門之間。蓋古西河之土也。父老諸生猶能追言子夏教授時事。雖其所稱石室學堂遺址蕪沒而尚指之謂古先聖蹟。則當時之民之疑於夫子。又可想而知矣。

乳羅山。在縣南。有三峯。略如筆架而中低。距今縣城三十里。自縣西南官道望之。似兩乳羅列狀。故名。舊志謂形若乳蛇。通省志又以乳羅爲蛇名。俱誤。相傳山巔有柏林。隔唐間。伐建同州之金塔寺。山遂濯濯然失其美焉。國朝順治六年。知縣莊曾明復植之。舊有塔一。形家謂文

峯太孤故邑進士仵音魁倡築二墩云。

遇、挾、用、覃、句、

音

禹母山爲梁山二十四峯之一卽所謂芙蓉峯也俗名尖

舊志未載之山有八

禹母山爲梁山二十四峯之一卽所謂芙蓉峯也俗名尖山

武帝山漢武帝祀后土距今縣城五十里爲梁山西峯上

汾陰駐蹕於此

距今縣城五十里爲梁山西峯上有武帝祠孝昭時帝見靈此山勅有司建祠土

臺康孝廉乃心題詩四首頗佳不勝收也數此見例山巔古柏成林遠望之蒼翠

蔚然

韓山在梁山西北距今縣城一百二十里俗名敬郎山

潤

趙氏有奕應侯趙文子祠

孤處

明山在夏陽村西北。上有殿閣廻廊。

天柱山在王村鎮西北。拔地百餘丈。孤立。望之若柱。上有諸神廟。廟旁多古柏。後建浮圖。東顧黃河如帶。蓮花山在城村西。衆峯還繞如蓮瓣。遂名。有泉二。

秦驛山在瑤北碁南二村東。有鶴道嶺。廣僅容尺。夾雙澗。遞迤而下。及河突起一峯。高百仞。上有叢祠。明末重修。大名知府劉昌運爲之記。下爲德豐鎮古驛地也。今廢。

福山在縣東三十里靈村東南。孤峯聳起。環大壑翠柏鬱

然。

○河從天上来。起箕亦似之。要知是。遙接川有五句說入。
境內之水大者惟河。河爲縣之東界。卽禹貢所謂西河也。

在縣境內者袤八十里南接朝邑剗

苦胡谷厓

即剗首也春秋傳文

公七年晉敗秦師於

反春秋傳文

合狐至於剗首即此北接韓城范家莊渡有三今縣城東

北四十里曰茶谷渡入山西榮河界正東四十里曰夏陽

渡入臨晉界相傳爲韓信以木罌

音英備火長頸瓶

濟軍處又東

南五十里曰廉莊渡入永濟界水經云河水逕

與涇同又過也

陽城東指縣故城言也餘水今入河者三

百良水

俗名百良河北人

於水概謂之河也

在今縣城東北四十里源出梁

山之東

卽尖

至榆林村五十里入於河

百良鎮名原名併

爲羊角哀左
伯桃併糧處

橋頭水卽徐水也在今縣城北十五里南有卧虎岡爲元

岳景山讀書處

明葉公臺熊訪岳景山讀書洞詩云
高踪有幾人，橋頭河畔訪垂論。立株乞柳

春如舊，一掬山靈世自新。

虎雲深迷白日，飛鴻天遠冥清塵。

西風昨夜吹殘夢，猶寄當年未了身。

其水源出梁山之東谷。按水經注水東南流逕漢武帝登仙宮

望仙宮，武帝築今址，尚存。

又東南流句絕疆梁石逕劉仲城北是漢祖

兄劉仲之封邑也。

見建置及官師後續。

又東南流逕子夏陵北。

陵疑在和

陽村東至茶谷村六十里入於河。

慮。

金水，在今縣城西北舊志云卽洽水。新志從之。蓋本雍勝略而俱誤者。按金水源出梁山右谷色黃如金故名去郤故城七十里與大雅在洽之陽及水經注所謂洽水東逕其城內東入於河者迥別矣。新志云金水經城西五里更

南五里折而東謂之南溝兩厓峭峯南厓更峻仄乃同州
之北險也水東流不遠更折而南五十餘里至朝邑界乃
東入於河舊志又謂漢永平間流絕今有乾河村在縣西北三十里
其後復流邑人重之呼爲金水是說也殆因治水絕流
誤以金水爲治水而遂附會之歟引永平尤屬可哂今
按乾河村有二上乾河在縣西北距梁山數里因別支無
名水逕此伏流得名其水伏流數里至下乾河復出與金
水合金水未見其絕也

大浴水在今縣城西二十里源出縣西北望鄉崖下望鄉
頭山東其流甚清西南逕澄城界至劉家溝一百三十里
澄城界

八 洛

洽水。按水經。河逕邵陽城東。注云。周威烈王之十七年。魏文侯伐秦。至鄭還。築汾陰邵縣。當作合陽。卽此城也。故有莘邑矣。爲太姒之國。詩云。在洽之陽。在渭之涘。又曰。纘女維莘。長子維行。謂此也。城北在當作北瀵水。瀵音奮。水源有自底沸涌而見者。南去二水各數里。二水疑指下二瀵水也。其水疑指上北瀵水。東逕其城內。東入於河。又於城南側中。有瀵水。東南出城。注於河。城南又有瀵水。東流東注於河水。南猶有文母廟。前有碑。去城十五里。水卽邵水也。縣取名焉。故應劭曰。在邵水之陽也。據此則洽似卽邵陽故城南。瀵水但於洽之名似可據矣。

義無涉。且昔人專以洽名南澗水，而其餘澗水俱無洽之
名焉不可解矣。况澗水未嘗絕流，不得如詩傳所云今流
已絕也。洽陽記略邑許孝廉秉簡與從弟明經奉簡輯，謂洽水在莘里村西。
同源而分流，一出南澗，一出北澗，至村西合焉。東逕合水
橋，又東逕子夏洞，北東注於河流。絕後明時復出灌田數
百畝至。

國朝康熙三十年，崖崩壓之。今餘流猶至橋下，而田賦上
上似與水經注異。又謂水經注南去二水各數里之二水，
卽南澗北澗二水，則於水經注文義有碍。又謂以澗水爲
洽水者謬。則又與水經注城南澗水卽洽水之說左矣。然

所謂分流合流者於治名義爲得許氏兄弟生長治陽留心治之源流頗久故并及之以俟考

到底不作斷語

邵卽水名辯附

按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正義曰以監縣也通省志秦郡縣考內史縣邑五十六有合陽邑是秦列天下爲郡縣時治流尚未絕故以治爲合其義相通也邵陽之邵從邑始見於漢書地理志則朱子詩傳所謂治流絕而去水加邑者當在秦漢之間矣前乎此書者多作合陽不作邵陽後乎此書者皆作邵陽不作治陽故應劭曰在邵水之陽師古曰卽詩在治之陽也新志謂漢初治未

嘗絕便謂之郤。陽竟呼洽水爲郤水。不但郤字從邑爲水名於古人制字之六義不符。且漢初洽未嘗絕之說何所據乎。至謂說文洽只有狎音霑也。并無合音亦無水名之說。不参考他書而獨據說文偏矣。又引長箋謂石經以郤作洽非是。且謂唐人誤以郤爲洽。乃去邑加水未嘗有洽絕去水加邑爲郤之說。今按

國朝康熙字典洽字引集韻云音闔水名亦作郤。而於郤字音合。又云詩大雅在郤之陽。本作洽。正字通亦云郤陽之郤。本作洽。獨說文於大雅洽字作郤。或亦偶有所本。而新志專主之。故其說多異於朱傳。然皆朱傳所不據者。無

勞強率也。

戴○上五水本。

水之以漢名者他邑所罕見也。而邵陽舊有五寰宇記曰。
漢水總發源黃河西岸平地。舊志云去河僅數武。清列迥
異湧出地尺許。民資灌溉稱富饒焉。一曰王村漢在王村鎮。一
曰鯉漢在莘里村。一曰東鯉漢在河東沒於河。一曰渤海漢在莘里村。一曰
夏陽漢在夏陽村。今又有漢二。一曰熨斗漢在莘里村。一曰小
漢在王村鎮。各灌田若干畝。詳見田賦。

李孝廉灌有廣漢堤記。記略云。水之由來藉山者十之八
九。漢則逆地而湧出。在王村者二。其一爲諸漢魁。然堤脆水驕。一決而潰。煩人事。損物力。苟
且因循。習爲固然。司理六吉公口圖。始樂成。一勞永逸。吾
籌之久矣。舊堤僅尺許。乃集衆謀。廣其堤以丈許爲度。頃
事勸功。不越月而告厥成。昔子瞻守杭。創堤以障湖波。若

民大受其利。愛而不忘。因名爲蘇堤。後之騷人逸士。游咏
流連。遂相傳名勝。漢之堤。障而高則仍舊。培而厚則自今
一望如虹。繞龍盤。平平蕩蕩。不險走而康衢矣。時或臨流
興懷。連袂踏歌。墳澗之懼。庶幾免夫。豈但水無滲泄。爲農
人之利哉。更有說焉。元聖耕莘道樂堯舜。漢較諸水異。以、下、三、賢、俱、用、燈、曉、法列子所以有神漢之說。卜耕莘野。有心哉。

瀘異於泉者爾。雅云。漢大出尾下。謂其水口涌出獨大。而其源出於底者甚深。尾猶底也。泉則所出各異。俱見爾雅。然亦人所共見耳。舊志。泉有四白泉。溫泉。灰泉。俱在縣東南四十里。沒於河。聖水泉在梁山深處。韓山奕應侯廟重建時。此泉出焉。以歲時禱雨於神。挹泉水輒應。故名和姓。世守廟視泉。今有北甘泉。南甘泉在南北菜園村。其灌田若干畝。亦見田賦。

水之不流者曰湫。音湫。北人呼。舊志有陽班湫在縣東南五十里廉莊東崖下。唐地理志貞元四年。堰澇谷水成今涇。

湫與池別者。池不盡爲泉也。舊志有官池在文廟南近城。卽儒學外泮。乃兩集耳。今尚存。

○怒用奇橫之筆而脉絡自然貫通
山峙川流。而村鎮錯綜其間。新志凡有古蹟金石遺文。及名人題詠者。始載今載其要者。

東鄉三鎮。其村一百二十有四。距城二十里。曰坊鎮。有社
社處皆成極雅之妙不可以言傳也。
倉興龍寺在其東北。望許有邑李孝廉灌碑文三十里。曰宋家莊。舊有延福寺。明萬歷四十五年改建落成。寺中富

客不言姓名留文而去假名於邑人李月林新志稱其文
頗絕俗然非確評不錄四十里曰太棗村有翊教洞勝區
也明巡撫王曰堯按通省志陝撫有王堯封無王曰堯過之有記又曰藝村南卽舊秦莊有伊尹墓

國朝康熙間學使陸德元立石表之邑令錢萬遷復修其
墓焉墓前有御道直達三河相傳前代命官省祭道也舊
有墓田數十頃久爲人侵今存者僅數畝又曰榆林村有
葬王洞依山臨河洞三朝陽閣建其上又曰百良村卽鎮
也有社倉俗誤傳有左伯桃羊角哀墓見雜記邑王給諫
懷古詩云杖策出村落行行一二里山上兩高墳叢篠五
七倚羊左曾併櫬相從此地死古屋梁棟拆荒蕪遺碑殘

高辛氏陵。又曰憂陽村。有光濟寺。邑盧進士醇爲之記。
言寺創建無考。獨存宋政和年碑。

南鄉鎮。一其村一百有四距城七里。曰楊家凹。有大像寺。

明邑丞葉公夢熊築華雲臺於寺內。樓前有詩。

詩云華雲臺築秋之

中萬里一捐改長風。天外芙蓉開半落。巨靈揮臂橫西東。
梨山蛇蟠不盡龍中條。巖峻難爲工。黃河奔自崑崙極鞭
驅。萬馬龍門通。古來形勝稱無比。勢撼六鷗摩蒼穹。登臺
扶桑業羅浮。四百峯巒疊。三更起視海日紅。平生奇怪
顚覽歷。初見此景若素逢。令人錯愕徒嘆息。陵原今古青
濛濛。秦川圖畫鎖烟鎖。漢苑豪華夕照空。西來天氣淨如
洗。重關極塞多飛鴻。孤塔影懸明月夜。坐看寥廓落香楓。

浮雲客路虛拋擲。渾畔難逢獨醒翁。遠東老去終何恨。
嶺徼生還遇豈窮。他年回首空陳蹟。肯信江山亦轉蓬。十

里曰百里坊。有戒香寺。宋紹興四年重興者。石勒牒文云。
有開元十二年碑。二十里曰良石村。有孫真人洞。又曰寇
莊。有孫真人祠。明萬歷十七年建。邑甯明經珂爲之記。二
十五里曰秦莊頭。亦有伊尹墓。是後人誤傳者。邑丞葉公
鑒碑墓前。殆未之詳考耳。按里語云。生尹莊。葬秦莊。謂元
聖也。而邑有秦莊及秦莊頭二村。後人誤以秦莊頭爲泰
莊。故謂伊尹墓在此。今秦莊已廢。而伊尹真墓。巋然獨存。
不可誣矣。又曰新池村。有撫濟橋。舊志言萬歷十九年。邑
舉人車朴募建。時尚書葉公夢熊撫陝右。移檄助成之。朴

碑文三十里曰韓莊有興國寺唐貞觀十八年建明萬
歷二十九年重修有記四十里曰黑池村卽南鎮有社倉
又有真武廟碑文見新志不錄又曰蔡目村有興教寺相
傳創於宋至明萬歷二十一年葉公夢熊撫陝修之邑事
副使朴爲之記二十六年僧復修之爲之記者代藩山陰
王六十七翁精一子也崇正四年復修之

西鄉鎮一其村六十有四距城十里曰北蔡莊有關聖廟
碑鏤闕聖篆書十五里曰山陽村有社倉二十里曰南王
村北岡有真武廟明萬歷時建大落水萦其西左列五洞
亦勝地也山西襄垣王充望延曰序武當相傳神像亦王

鑄者。又曰井溢村。見雜記。有古刹額曰井溢壽聖。不知其始。

見雜記

明正德間重修之。又曰秦城村。有元耶律楚材廟墓遺址。

新志云楚材墓在北京城西。又曰北王村。有石空寺三十

里。曰朱家河。有爾朱達廟碑。據碑。達字正道。爲唐銀青光

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柱國。其先河南郡人。

達后馮翊。年二十九。卒於江陵。葬澄城武安鄉。非郃陽人。

也。達之後爲朱氏。新志謂其子孫或爲朱家河人。故建廟

以祀之。是已。碑末云李穆撰。曾孫朱起鳳書。四十里。曰露井。相傳村井得

瑞露而甘。故名。路非。一曰西鎮。也有社倉鎮西北三里許。有安

司諫儼墓。又曰楊家坡。有修真洞。又曰雷莊。有壽聖寺。宋

熙寧三年賜額也。屋三十一間，地三百餘畝。碑牒尚存五
十里曰大北党村。亦有壽聖寺。不知其經始。自隋煬帝臨
幸鎮之阿那寺更名曰大雲。宋熙寧二年賜額壽聖。金明
昌四年復修之。邑進士趙廷寶記。又曰西馬村。有防禦使
楊永慶墓。俗誤稱防禦使爲宣撫舊有墓碑。爲人竊去。塋地數頃。與
澄城壤相接。又有曹烈女粉容墓。明萬曆四十一年縣令
郭某立石。

北鄉鎮一。其村一百有三。距城四里。曰安家莊。有石橋通
延綏路。明萬曆四十四年邑人喬尚隱、秦尚信、党宗善等
建也。八里曰項村。俗傳有項它墓。見雜記十五里曰龍泉村。

村北溝內方石上有二孔如鼻水涌出味甘冽因名龍泉。

又曰橋頭河其北有甯家灣邑人甯寧鳩

見人物

居此二十

里曰甘井爲北鎮有社倉鎮東五里曰仙宮村有望仙宮

見徐水逕其東北俗名曰仙宮河

康孝廉乃心有仙宮河詩二首其一紅樹滿秋

山亂流穿峽去誰能古澗中添我觀書處其二塞北無楓葉吾云柿勝之君看深淺色可似武陵時三十里

曰大柵村有太微觀

去宋景祐間雷有終建明天順時修葺

之有記三十五里曰文王村有宋雷侍郎德驂墓四十里

曰皇甫莊有二龍寺二水夾流其形頗勝

粗鐵無痕村鎮中交易者有市集而集分大小市粒食者曰小集市

諸貨物者曰大集其市之日與縣市之日各別縣之逐日

從村鎮市集補出縣城市集

而市者。小集也。大集則以四九日坊鎮及王村百良黑池。
露井四鎮大小集同日月三。惟甘井鎮間日一小集而同
家莊及伏六村烏龍凹新池村西王村朱家河楊家莊皇
甫莊八集俱與前五鎮相倣。

建置第二

古之論地利者必首城池。則建置莫先於此矣。今邵陽城。

據舊志。西魏大統三年。左馮翊刺史王羆築。

按北史及後周書。王羆字

熊龍。京兆霸城人。北魏孝武西遷。除華州刺史。文帝大統時。移鎮河東。始終未嘗爲馮翊刺史。則築城之說亦似未可據矣。後圮至明正統十四年。知縣董鑑仍築之。東西二里。

二百八十步南北二里。一百九十步圍八里。二百二十步。

高二丈五尺。基濶四丈三尺。頂濶一丈二尺。正德六年知

縣張綸。

修門浚隍。

音黃城下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

門四。其上俱有譙樓。

譙音樵。城門上

樓以望敵者。

隍深一丈二尺。濶一丈五尺。嘉靖三十年。

知縣王納策增修其卑薄者。

朝邑韓尚書邦奇爲之記。

記略

云。邵陽故城。故女墻土歲修歲損。或妨稼穡。民苦之。閱視

使者至。則飾以灰。而使者又不時至。日圮。王侯易以磚城。

故有損薄者。增築之。

始堅而可守。邵陽古形勝地也。被山

帶河。環以深塹。得人以守。雖數萬之衆。環攻歲月亦未如

之何也。書曰。申畫郊圻。慎固封守。守以康四海。是豈泛然興作已乎。

隆慶二年知縣李希松

重建城門。內外俱甃。

音砌。紿也。以磚稱壯麗。崇正五年城復

圯。知縣陳箴復修之。

邑紳康主政姬鼎記。

記略云。晉陽陳公蒞邵。值流賊

聚毒此一方。民入郊之。民幸獲安堵。公更登城巡視。見

其圯壞。

慨然嘆曰。

誰實作民父母。坐視城墉之墮。如此耶。

力更修之崇五尺規模。城闢音圓城門。崇正八年知縣
韓時。居然一方保障矣。城闢外之副城則崇正八年知縣
范志懋增築者名其門東曰雨粟南曰阜財西曰崇塘北
曰歸極。

國朝順治中知縣莊曾明復浚隍加深。葉子循添設柵門。
康熙三年知縣侯萬里重修。乾隆十一年知縣朱依霍又
倡修之。十三年知縣許顯森畢其役。二十八年知縣梁善
長請領。

帑項銀三千三百六十兩有奇。督工大修焉。本年報竣。
次第好語亦雅馴
城外行潦遶流於隍者曰腰帶水。先是大雨時其水自梁
山來徑向城左。

國朝初。雷進士學謙捐貲。引水分遶城右。南流至淨羅廟東。逕謝家橋。又東至千金塔南。數折而後入河。如圍帶云。今湮矣。當更有因其勢而利導之者。

四郭俱無門。其大小不可志也。東郭有奕應侯廟。在舊迎春塲。距城約一里。唐中和四年。工部尚書譚石建。宋禮部侍郎王顯重修。廟南有飛龍寺。寺東南有文昌宮。宮內北

序法簡古

有朱衣神祠。東南有土山。山上。有魁星廟。廟西有千金塔。萬歷己酉。義民康守己輸千金創建者。知縣劉應卜有記。南郭有文昌祠。距城里許。祠東有魁星樓。祠西有二郎廟。邑李明經閩中記。又有二郎廟。在城南門內。城南三里。又

有晉文公廟

西郭有真武廟。邑范明經堤記。

北郭有東嶽廟。邑康孝廉乃心記。廟左有孫真人祠。明魏孝廉廷揆記。廟右爲法王祠。

邵陽故城。臨河水經所謂河水逕邵陽城東是也。注謂魏文侯之築合陽卽此。括地志謂邵陽故城在河西縣南三里。新志謂河西或因邵陽城故址似矣。

漢邵陽侯劉仲城。

唐唐彦謙仲山詩云平載遺跡寄薜蘿。沛公鄉里漢山河。長陵亦是閟邱隴。異

日誰知與仲多北臨徐水遺址疑在坊鎮北通省志云在仲謂合陽侯也。

邵陽縣西二里誤。

唐夏陽縣故城。卽河西縣城也。唐地理志乾元三年更河

西曰夏陽其址在今莘里村。

唐岑參送崔主簿赴夏陽詩云常愛夏陽縣。往年一再過縣中饒白鳥。郭外是黃河地。近行程少。

年一再過

家貧酒債多。知君新稱意。好得奈春何。水經注夏陽城內。

有周文王妃太姒墓。宰莘退食錄辨之見雜記。

有城郭則險設可守而官署次第置焉。縣署今在城中央。

層次是文家要法。

據舊志建自明洪武三年。縣丞康世傑前無考。宏治三年。

知縣張鶴重修嘉靖二十四年知縣李豸又大修之改作

大門於正南。初治門在巽方。卽鐘鼓樓下門也。

國朝康熙十七年知縣戚周璧因署舊制新之四十二年。

乾隆

知縣錢萬選構盤鑑居於署內。其餘堂室又一新焉。

三十二年重新之者今知縣席君奉乾也。

鐘鼓樓今在縣署大門東偏南向明洪武七年縣丞李魁

建者

鞏昌府成縣丞吳郡盧常記曰邵陽卽漢之馮翊境

大壞沃野居陝西諸縣有此年以來兵燹之餘門闕
隘廩樓觀弗飭於以納天子之命出令行化朝夕吏卒往
來簡陋不中程度六年冬廣西李魁來丞是邑明年政成
封內時豐聚財積甿以新之乃命吏揆時庶徒以畚以築
以繩以織門廡是經樓觀是營不督不期役者自勸自七
月始事至十月畢工崇墉崛嶢重簷相暱壯不及僭麗不
及奢憲理政事於是伐鼓鳴角以警昏昕邑之人士咸易
聽觀莫不喜悅推美夫理必有隆不得而殺政必有舉不得
而廢於是又有之矣宜勒石以書其實使後之人於云
有攷

燹先上聲野火也

庫音陞低小也

縣丞署今在縣署左。國朝乾隆二十八年知縣梁善長重修。

主簿署舊亦在縣署左官裁後署改爲公廨音介官舍也

典史署今在縣署右

倉庫及獄皆隨縣署設者卽附之

倉在縣丞署左前志預備倉二十有八間今曰常平倉八所共五十有九間貯麥穀五萬石社倉七所雍正六年建在縣治西北壽聖宮者一餘在四鄉見村鎮共貯穀九千七百三十石有奇麥四百五石有奇

庫在縣正堂西

獄在縣二門內西

教諭署在儒學明倫堂東南

訓導署卽在敘諭署。西二署創建無考。乾隆三十三年。今知縣府君奉乾倡修。

駐防把總營舊在西郭。雍正元年移城東門內。卽明按察司行署也。行署舊名分司。洪武三年建。明副使李昆遷署詩有迢遞邵陽路十步九屈。後嘗改爲潼商道行署。

曲之句。布政分司及府行署舊俱在縣署東。府行署明正德九年建。後改爲布政分司。又改爲邑令彭公祠。今爲講約所。舊布政分司明洪武二年建。後改爲察院。至

國朝順治九年改建棚爲督學試院。未幾又改爲韓邵營。營廢後至康熙三十六年知縣郭峻又改建元聖祠。詳見

後。

稅課司已革。

醫學在縣署西。惠民藥局在縣署南俱廢。

陰陽學舊在縣署東已廢。

觀在城內東北側

莫考明隆慶間邑丞華雲葉公日與士子講藝論道嘯詠其中後撫陝右捐俸葺之貢士范堤記

今無定

所僧會司舊在光國寺左

寺建於唐初在今縣治西朝邑諸生李穆有記乾隆二十二年

八年知縣梁善長重修今改爲觀音堂而僧會司亦無定所舊有宮

曰壽聖在觀音堂北

養濟院在縣治西

育嬰堂卽在養濟院

申明亭舊在縣署左外久廢前令梁善長重建

旌善亭。舊亦在縣署外。久廢。

諸急遞鋪綿綿在縣治南迤西南曰蔡莊鋪曰和家莊鋪

曰吳莊鋪曰繁井鋪抵同州迤東北曰織布鋪曰童家莊

鋪曰石良鋪曰大東鋪

演武教場在西門外，里

漏澤園在北門左外。

廟祠之合於祭法者不分鄉縣以古今大小爲次而統志○
○此士人未得其法○

大禹廟二邑人居近河。又以梁山在封內，故不能忘其

河甸山之德而廟祀之也。一在梁山絕頂。康熙三十一年。

邑康孝廉乃心募建於二十四峯之中。未幾災後改建山

廟。有乃心子明經无疾所撰重建禹王石洞並山麓行宮。

募疏

疏曰。梁山在吾邑城之北四十里。春秋公羊傳梁山

晉望也。韓奕之詩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子。朱子傳

云。甸治也。神禹導河積石。鑿龍門而河始東。龍門實據契

山之左。蓋自雍而青而堯以迄益州。錫圭底績。漸被之德。

以洽然則甸梁山者。殆治水之始基耶。先君子恥齊先尘

齶齡時。每乘同此山。謂川原萬井。徵禹民其餘矣。今深山

之幽荒。忽寂歷聖王靈爽。或式憑之頽從。無有起而祀之者。生平抱此違懷。時用取暖。歲壬申始與山麓諸村之同

志者。募諸四方。遂於二十四峯之中。建玉廟。肖玉像。歷三

載。始竣其功。鳴之當裏。載在春秋祀典。又於九月之杪。創

立賽會。香火鍾鼓不絕。爲長久計也。且夫天下事其見之

經傳。係於人心者。爲正正則人情多緩視之故成之也。難

旋踵而不戒於火也。亦極易。嗚呼。此大禹之尊祠。所以不

怠。豈不庸哉。先君子及諸父老十餘年。

竭覽之勞。一旦積於狗鼠弗食之輩。神人同憤行道傷心。
疾不肖。私爲長枯於無可如何已耳。客歲秋冬。開山如詣
故老。乃謀坤復其事於山之嶺。改砌石洞。以爲久遠之圖。
又欲於山下之小邱。剏建行宮數楹。息長厚矣。顧工雖托
始而成就爲難。是不得不望於當代高賢碩士。以名教爲
已任者。知此山之祠神禹。攷之經爲確據。稽之祀典爲崇
本。始以正人心。卽凡四方之鄉耆童孺。亦誰非食夏貢之
明德者。積土成山。聚流以爲海。庶幾亂雲峭壁。間渾如大
荒冥漠。至人之精靈。復於千萬世後。以相易。豈其所係於
修舉廢墜。豈凡古蹟名勝之可同日道哉。疾不肖。以先君
子之慙慄於此也。遂自忘。固陋而疏其緣起如此。一在吼羅山西峯。明萬歷間毀。
諸生范灼重建。

元聖祠。今在縣署東。卽明布政分司康熙三十六年知縣

郭峻移祠於此。祠舊在明倫堂西也。四十二年知縣錢萬
選復擴其制。大興王或菴源記。記略曰。歲甲申。源過邵陽。
邵陽古有莘國。元聖故里。

也。其祠久敝。邑宰錢君構而新之。使源爲之記。考孟子趙氏詎未詳。有莘在何地而疏引左傳以爲榮陽。括地志以爲陳留。夫榮陽東號非西號也。神降於莘。西號之邑也。非莘國也。榮陽之說誤也。兩漢地理郡國志。并未言陳留爲莘國。則陳留之說亦誤也。豈若洛陽渭濱之莘。確有所據。爲可信哉。元聖之誕生此地。固無疑者。

雍正七

年知縣朱閑聖重修。又二祠。一在尹莊。一見地理村鎮。

四聖后廟。在縣西門內。縣舊有三后廟。隆慶時創於縣令

李希松三十餘年。始成於後。令劉應卜。有萬歷三十八年

碑。國子監學錄車朴撰。三后者湯妃及太任太姒也。崇正

八年范令志憇見志有鯀娶莘女之說。遂增入禹母爲四

后廟。有記。後又有康孝廉乃心記。

新志云考大明之詩。但

擊闕任姓之女在殷之畿內。故宋書云。莘女。毛詩謂

固無疑者。詩又曰。擊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毛詩謂

也。太任爲莘國之女，非有莘之女甚明。鄙人但以諸興太
姒同誅於一篇，故亦從而祀之。祀之何傷乎？但亦以爲莘
女則不可耳。湯妃有莘氏女，中壘諒非無據。有莘卽有莘
無不可者。湯妃之爲莘女雖不若太姒之確然，亦烏知其
不然也？至於禹母亦以爲有莘之女。此史記註所引系本
荒唐之說，非正史也。又引帝王紀云：「鮑妻修己拆胸而生
禹。」亦荒唐之說。愚謂系本及帝王紀必有所據。
不得概指爲荒唐從范令增入禹母，似亦無碍。舊志又有
太任廟、太姒廟俱在夏陽。又有四聖母廟在莘里村。

文廟在縣署東南。宋元祐間知縣李百祿建有記見儒學。
係時彥換者石刻尚存非張岱換明矣。新志云明洪武二
年知縣徐原復建蓋元末已圮也。正德七年張綸以其逼
於民居擴之嘉靖時宋奎王納策先後相繼新之廟之後
有塹隆慶時葉夢熊實之萬歷三十八年劉應卜以門外

大坊相壓。左右二坊在脇。移之邑紳范副使燧。以泮池尊經閣未修。捐宅基易地以增之。崇正元年修泮池者。樊氣也。十年修。

啓聖祠者。范志懋也。

大清之初。復其舊於兵燹之餘者。莊曾明也。

順治六年重修

啓聖祠尊經閣者。攝篆咸寧縣丞郭傳芳也。

康熙七年。槩飾而

新之。而又增置庖湢者。教諭葛文秀也。

十七年。自正德以後。

俱有記。而宏治九年知縣趙維藩鑄銅爲祭器。六百二十有九。亦有記。予履任於康熙四十一年謁。

先聖廟廟貌巍然。乃前令修未久。前令者郭君峻。於康熙

三十四年經營三載工始訖。功不在前數公下。大成殿五

聖朝意。

楹廣得引之半三分其廣以爲崇擬其崇以爲修。墀二尋

有三尺。兩廡各十楹。南北不及引二尺四分。引之三爲庭

東西內門去墀引有一尋一尺。夾陳松柏。蒼蒼門外左漢

碑全碑南四分引之三泮池。池從三尋有一尺衡。傍從贏

三尺欄石橋石。南至櫺星門三尋門外大坊相去五尋有

一尺。東西二坊列岐旁塗壁丹艧無損獨

啟聖祠將傾。予構而新之。祠在

主聖殿東北。名宦鄉賢二祠在外門內。隆慶時縣丞葉亮

熊建也。劉應卜記略曰。余宰邵陽方視學肅謁先師集青衿訪人文盛衰。匪獨甲第寥廓。乙榜不見收者。

已七科矣。余惻然周視學宮見櫺星門外僅二步許。卽有大坊壓之。西有鳳麟呈瑞。東有河嶽鍾祥。二坊然不在大門外東西而在官牆之腋。越巖。毅然決之。獨見移大坊於正南二十步外。二坊置馳道東西。宏敞豁遠矣。大坊南一級登城東行三十步爲文昌閣。東百餘步爲魁樓。城東南隅也。丙泮傍有二溝。惡其相射也。塞之。名宦鄉賢二祠。又隔年始就。元聖祠亦次第舉焉。始萬歷戊申三月訖。在二門內。非制也。外移之。明倫堂久圯。越三月始成。兩齋又四月是舉也。率懸意創建。而是科己酉。遂有得雋。樂淑者。夫禮陶樂淑。深於作人也。修學其淺者耳。砥德礪行。於立品也。掇科其粗者耳。愚姑爲其淺者粗者所恃。青於藏修游息於斯。以副明主之求。後先相望也。因述其事。以記之。王進士又旦記曰。爲政有法。法之善者。愚人可以守。爲法先教。教之善者。歷千百年而長治。故古人立學所以爲敎訓之以孝友。嫗睦之旨。以馴其性。性馴則化洽。洽則教成。教成則無餘法。山谷之鳥。初入樊籠。習飼。其四喙氣結煩冲。久之念稻梁之恩也。放之而不去。其性旣失。而於中無所不足也。然則古人之先務可識矣。今子甫視政。卽歲奉學。天下熙熙然如

聖人之學，其道一也。故有學於聖門者，雖聖朝日久不理，亦能漸頤舊有。而聖朝之學，則爲邑大艱。朝爲茂草，官是土者，足跡不至其地。或狀曰：「雲州東入九芝，以萬年丞來視，卻篆少日，卽謁廟見其未有自居廣廈，而使父露處者。」其何以立教邪？因請邑城，舊購之貴，許之乃讫。木石瓠塗，堅復計會，尊經閣之費，不足議捐。不兩月，梁蓬蘧然，戶轍轍然，以次告成。足喜公之舉，所謂行古之道乎？古者大政如鄉飲禮，祀老成，用賢勸耕，治兵之法，皆寓於學。明其勸獎而昭其董戒，後人浸墮春秋之仲季僚屬修祭享之文而已。王荊公謂杏壇無學，而有廟，郤之無學，有廟久矣。又漸漬而廢其廟，於聞見爲寡。今旣啓其廟，將冀翼矣。因使鄉遂鄰鄙之士，羣聚講舍，教人倫以厚原本，而卽習詩書之文，弦歌羽籥之節，進退升降揖讓之容，以應年大司馬賈公苦秦無水利，欲修東郊龍首故渠，以利民。是必有如前民薛濬、岳崧輩以起者。是

經歲不就。公率役開濬齋戒爲文告神。遂竣。又奉命修闢興衰之故。聲名溢於郡。至是代吾邵清賦役易風俗。除關門芻豆之累。爲人立法。人歌於塗。而初下車先理學官。爲設教之端。則所謂有道者矣。

蔡音焚屋棟櫟音僚屋簷高貌

雍正七年修

廟學者知縣朱閑聖。乾隆三十二年重修者今知縣席君

奉乾。

其記略云乙酉冬承乏斯邑謁

至聖夫子廟見有

傾圮者欲葺之未逮也丁亥秋督工經營

明倫堂及東西坊而尊經閣及兩廡。載門鄉賢名宦忠孝

等祠亦皆頽崩。戊子春集紳士議新之。余力爲設措落處於八月旣望且於明倫堂後重見敬一亭。櫺星門前增置照壁。次第煥然。余敢自以爲功。缺費是役者學博王君浦。

膏王君廉。選貢任鉅國學生王賓。

康潤玉李克仁生員郭士容也。

啓聖祠在文廟東。唐貞觀時建。重修者已詳見文廟。

名宦祠在文廟殿門左。古今入祠者七人。

鄉賢祠在戟門右。古今入祠者十有六人。

卜子石室在莘里村。康孝廉乃心有記。

記云

按史記魏世家文侯受子夏經

藝。由此得譽於諸侯。司馬氏通鑑稱文侯以卜子夏爲師。四方賢士多歸之。記所云退老西河者是也。西河卽吾鄉古地。以在冀州之西故名。蓋子夏教授西河實在於此。故其稱石室者至晉猶存。而陵谷遷易去今千百載不可復尋。然今兩河之間時多卜姓亦有尚留其遺祀。或用事而修香火者。而石室傳經則確在吾鄉。是以卒老之後。其冢非眞也。何也。子夏衛人也。西河之號古文尚書所記。游之爲西河隋郡名耳。詭跡古人雖亦景行至意而無加其舛。訛實甚何哉。古邵城之在東南河上者古蹟崩缺已久。方碑一山薛氏試秦亦時訪之。稱其石室學堂遺址。舊說蓋已久矣。石室於所居之莘里村東南高可數丈。仰窺雲漢頽闕而流。肖卜子其中衣冠劍佩威儀儼然。又於其上祀文昌殿。星餘年癸未清明許公令嗣援貢君帝臣李君令嗣誥生丙歲立

正始合人事踵而成之。可謂善述矣。河山子曰。吾觀有莘
之層胥。地極靈異。梁山奕奕。自西北東逶迤七十餘里。疊嶂
飛浮。橫據中流。時隱時見。其平如華掌。皆巖崎倒垂。志稱
諸生以時瞻拜。懷古興思。風雅頌春秋。遺文具在班班。既感
所云。鄒魯文學。豈必遊而求之他邦乎。士苟有志。遍經可
親學考。古君毋背其師說。是卽聖賢之所期待也。卜子不云乎。
士苟有志。遍經可親學考。古君毋背其師說。是卽聖賢之所期待也。卜子不云乎。
友必謂之學。又不云乎。聞夫子之道而悅。是以得道而肥。從欲而
盛麗而悅。是以得道而肥。從欲而盛麗而悅。是以得道而肥。從欲而
已矣。

卜子祠。在學宮南。卽舊常平倉址也。明崇正九年。知縣范
志懋建。

開聖廟。在縣治東。元以前建。明嘉靖三十五年。萬曆十七
年俱重修。

國朝康熙十年知縣成周壁修寢殿。康進士體謙記。雍正八年知縣羅仰鑑重修前殿。乾隆二十六年知縣梁善長並重修。今三十四年知縣席君奉乾重修乾坤正氣坊。城隍廟在縣治東明洪武二十一年縣丞楊敬建。宏治十一年嘉靖三十三年俱重修。

國朝康熙十七年知縣成周壁新之。乾隆六年知縣白珍重新。今三十四年知縣席君奉乾重修保障閣及門外臺榭。東西二坊榭前又接構四楹以擴其制。

風雲雷雨壇在城南門外。社稷壇在城西門外。計地一畝伍分。

山川壇。在城南門外。計地三畝。

先農壇。在城東門外。雍正六年知縣朱閑聖奉

旨建。計地四畝九分。內以四畝爲霑田。餘爲壇址。

八蜡祠。在縣治南。知縣陳思蕃建。乾隆十一年知縣許顯

森重修。

厲壇。在城北門外。計地三畝。

馬神廟三。一在縣署內。一在縣治東。一在縣治西。

魁星樓。在城上東南隅。已見前。

文昌祠。在縣治西北。明隆慶時知縣李希松建。萬曆四十六年知縣盧一麟修。有記錦衣衛指揮同知楊汝堂撰。

順治十年知縣葉子猶重修康熙間張太史大有邑人復修之知縣錢萬選記

獄神廟在獄內康熙五十八年修

蕭公祠在縣署東南乾隆十年知縣朱依霍修忠孝祠在文廟西

節義祠在城東門內南向雍正六年與忠孝祠俱奉旨建

名宦有祠矣而士民所不忘者又別祀之亦義也

明邑人建公祠在東門外建於公去之後詳見萬溎六年九月便燃所撰去思碑

國朝初重修。有富平李檢討因篤記。記曰。東粵葉公龍城

先生嘉靖末由御史

直言出爲邵陽丞。嘗攝令事。遷河南歸德推官。以去之日。鄉人士遞留境上。幾不得行。建祠俎豆。公署之曰葉夫子祠。詳載范羅岡大叅所爲去思碑。迄今垂百年。而憑其圯也。有辭於明府李公。明庶義之。會贊府孫公左石之。推吾友文學康子孟謀。與同社生楊君仲彩。董其役。邵人達近子來。若赴其私。卜日。繫其冠裳。易其玉祿。而舉春秋之祀。土駿奔。唯謹虔之如鄒魯班白之老。多奉楮。祭奠祠下。問之。則葉公有舊恩於先人。其子孫咸泣涕沾襟。久而不能忘也。孟諼來西澗。屬予記。予足跡半天下。所見遺愛祠至邑令止。未有及丞佐者也。漢朱仲卿之以畧夫祀祠。四百年不再見。而分寧之祀濂溪。鄭上元之祀明道。同安之祀紫陽。皆以主簿祁州之祀橫渠。以司法叅軍官。雖不離佐僚。彼四子固百世之師也。祀功祀賢。蓋兼焉。且子所睹近代之祠。率十數年。或三五年。卽貴列上公。其人既去。若物故。而祠亦隨毀。間有存者。多鞠爲茂草木。有能延數世者也。况百年之內。改王改物。蹊谷變遷。先朝之宗廟。猶盛。據河山之所。呵護。在。

國。憑弔無從。而葉公冗散一丞。其祠如晝光。赫然。在。

方。西京之前。見。此。昔。方。西。京。之。前。見。

開闢大儒異世而同揆哉。公由侍御謫邑丞。當嘉隆盛時。左降官。每優游不事事。而公獨將母至邵。意固甚安。如范大表所稱愛民教士。不媿豈弟父母矣。萬曆中。公以少司馬持節吾秦之三邊。平寧夏逆賊。哱拜。劉良翼。翟御史。大夫。世錄錦衣。史記其功甚偉。予又聞之康子。蓋龍塘爲姚江之學者也。而才氣勳名亦略等。誦其遺詩。雄剴加文成數倍。且夫葉公在邵。敎人隨其高下。而多所成就。不耑主講學。其學比伯安爲淳也。公開府固原。邵人士猶從之遊。公亦曰。吾恩邵人。邵之祀公。垂百年而弗衰。邵居然公之桐鄉。由百年以至萬年。公魂魄其樂此也。公宦秦。始於丞而終於督府。舉其官。則宜曰督府。然祠邵祠也。邵人祠公。祀丞也。公承邵而安於丞。若將終身焉。使公以邵丞終。邵人之愛公。祀公。如故也。豈問其爲督府。然祠邵祠也。邵之文教得公始大。其後科名鵠起。遂甲左輔。而至今稱公。必額。仍舊書書之。旣見公之大有造於邵。且誌邵之多君子。其俗猶近古。並綴迎送神詞三章。後又有張檢討曾慶知

縣梁善長二碑。不錄。

三仁君祠在縣治北。康熙五十八年邑丞趙嗣隆爲明邑
令范君志懋守府李君國政及

先並提以下却不並序其事

國朝西安司李秦君鏡保全鄉民建也。邑康明經无疾代
記先是康太乙孝廉祀三仁君於北城譙樓。請諸當事附
春秋戊祭之列。今祠仍其舊名。志懋事見官師傳。國政即
、吉、芳、三、仁、君、並、序、則、庸、手、矣、此、處、正、身、虛、貴、先、後、見、長、祠、祀、三、仁、君、
附見焉。秦鏡字非臺翼城人。順治三年邑人有依山爲賊
○然、非、胸、有、成、竹、不、能、

者。自稱官秩詭入城刺殺縣令張延禔。縣尉丁同泰大開
城門奔入山谷。邑丞馳報長安。大將軍引兵至。排列城內
各巷。候炮發。卽屠城。關門道同州牧俱書名矣。獨鏡先曉
攝邵篆。不詳其年。堅不允。泣請曰。邵民悉良民也。官自城
難入官師。

於民何與。且賊固有窟穴。請搜之。卽無頤以鏡全家。百口與城俱斃。遂引大兵。偵賊行至梁山下。果見賊旗幟招舞。鏡大呼曰。賊也。盡殺之。郤民由是得免。

學校載於廟祠。後者博士與弟子藏修之所。不當先於平日釋奠之廟堂也。而義學社學書院可類及矣。

儒學在文廟北。宋元祐間知縣李百祿建。陽武時彥記。記云。

鄧陽邑小而僻。有爲者所不當至。至者以謂不足爲而不爲也。官事職業。不可須臾怠者。且廢不舉。因循不急之務。從可知。元祐辛未。有令來閑事。先後緩急。爲綱紀法度。以其序治之。累月。獄詮衷。農事勸號令行。朝會應。邑用翕然稱治。越明年。理孔子祠爲學舍。以敎養邑弟子。且以來四方士。而邑之人乃始相與贊曰。令實健矣。而更迂。奈何。令卒不顧。學克成。堂室齋廡。祭器什伯。略具。乃以書抵藉。令王實仲弓求余爲之記。余曰。令不迂矣。夫學校者。禮義

政事之所自出。古之爲政者之所先務也。未流之弊。遂爲忌而咻之。曰：是迂疏者不然。俗吏邀名耳。地大人衆。且不免咻。則一邑之小。以是迂其食。尚何怪然。而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邱者焉。不如邱之好學也。十室至小邑耳。雖孔子不以小故無其人。况不爲孔子者乎。惟不知所以學。則雖大必廢。而彼小者亦何足道。且天下十室之積也。治天下者在所積而已。今夫設官置吏。布滿天下。皆上之人所與治天下者也。顧惟縣令爲最親於民。後世縣令。是縣令始賤可厭。而士或俛仰爲縣令者。則數日代去。官小無權。而猥事擾之。便不得行。其骨肉以與古人等。於別希其所欲。雖或才智不肯苟簡。慨然想有所作爲。而齟齬階級。勢不得便。或者凡庸擦制。要領而妨忌。兼至。勉聲氣。求閑朝暮。且恐弗暇。奚暇求其所以治哉。然則上之人。蓋亦不可以不知也。當使天下之土。不鄙小官。而爲之縣令者。有以自思。曰：是百里。有民社。足以爲政。曷可苟。又曰：令可暫也。縣不可暫。上之人。所以委以與我者。爲能治之耳。必求所以治而不可暫。則豈特簿書期會而已。蓋將有以本教化。美風俗。著吾人以士君子之道。然後出禮義。舉政事。而無不可者。推一邑之小。以達天下之大。則其於

爲治也。何有孰謂知此而迂乎。余不迂矣。邑人其無是後
疑令。左宣德郎河內李百祿祐之。實予之友人云。
重修者俱見文廟。蓋廟在前學在後。修則俱修也。其制與
他邑別。廟之櫺星門內卽爲學之泮池。泮之北爲戟門。戟
門之內爲東西廡。其正北爲

大成殿。廟制止此。自殿前左右旁門至殿後爲學東西齋。
而明倫堂建於正北。與殿直。堂後爲敬一亭。亭後爲尊經
閣。閣後有折桂臺。學制止此。新志學統於廟。因其制耳。然
廟與學異。故余仍從舊志分焉。而先廟後學。則又與舊志
不同。例而於新志之義亦有合也。學弟子員舊額每
八十有二人。順治十四年知縣徐起霖請廣其額增

雍正八年督學潘公允敏。又增五人與府大學生等選用者。
千畝詳載田賦。

義學舊無專所。

諸社學舊亦無專所。不載俟後之加意於此者。因興故而
置焉。

論曰。義學爲貧不能學者設也。社學則雖里社而設卽古
黨庠術音序之遺。今城內又設古莘書院矣。愚謂里各置
社。社各有師聚童子而授以朱子小學義學亦然。年十五。
此○論○有○益○學○校○人○才○不○少○且○極○易○行○
拔其秀者肄業書院中。延名師倣朱子白鹿洞規教之人。
才其日興乎賢宰必加意於此。

西河書院在儒學南明隆慶時知縣李希松建至崇正間知縣范志懋改建卜子祠

古華書院在元聖祠後乾隆二十年知縣楊發智建二十

六年知縣梁善長補葺之有記記略云皇上御極之二十五年冬

十月余自白水調任邵陽謁廟後卽詢知書院膏火出自邑宰諸生時聚時散余日書院者養育人才之地磨礪風俗之原我

皇上所諱諱諭守土官留意焉者也敎化不興而遽欲治之少如乎古人不能也今可客此區區者而不加之意乎即印講郡憲約亭李公達於道憲司垣屠公聘孝感進士程君明愬者爲山長擇邑之英俊士肄業其中今已二年余嘗覽邵邑書院故在學之南明隆慶間李君希松建後改爲公署遂久未議立歲甲戌今太冢宰樞門陳公再撫陝因事至卽以創建書院命署令談君恕行親行相處得地於元聖祠後方廣三畝九分有奇泊巴陵楊君發智溫任乃募金庀材誠古興役爲講堂三間後室三間左右

名各十四間。堂前築以垣墉，穴其中爲門，如月形。門之東偏闢甬道，爲坊二。是舉也。楊君主之。計其金一千有餘，登造於乙亥春二月，至牒畢工。余主節之。明年冬，撤月門而高其閭閣，架以四楹，乘臺畫桷，略與講堂稱。又於堂東西隙地爲翼室，各二間，內之西邊爲守閭人房三間，旁附以廈。又撤其兩坊，集四楹爲大門。臨甃高與元聖祠等，顏曰古莘書院。告成於癸未之十月。易門曰窓櫺，覽覽階阤。或更易之，或脩新之。其經史各編，雖夫一切器物，咸爲備置。夫事不必其專成，力不必自己出。余非好躉增也。前人之有待者，余爲終之而已。是舉也。計其金幾半，壬辰民輸三分之一。楊君卒於任，書院故三十二年。今知縣府君奉乾捐無聊。余乃述其頗末如此。

輪膏火有記

記略云

聖天子右文廣教。一道同風。雖在僻壤遐陬，莫不有學部邑。古莘書院前令梁君曾設臯比延師請貫。諸生肄業者皆斐然可觀。惟是膏火歲費數百金。書院僅有薄田頃餘，租課幾何，甚非所以示常久。乙酉冬，余蒞茲土，見渾渾英才，皆堪有造。而民風亦復尚義崇文，因思竟前令未逮之志，捐得銀三千有奇，詳明上憲，各見嘉許。余方愧撫字。

未能稱職。而竊喜此邦人士之量力解囊。此固此邊事也。
其法交商營息。公議廉正之人。稽其成數。俟有良田。券置
之。以垂永遠。無患侵奪。不致虧缺。去年秋。余壻徐進士。竟
以視余來歸。卽欲東歸。紳先生謂主講虛席。咸請減額。
然余更有爲多。士勉者。毋趨浮競。毋尚虛文。田若干畝。見
本未交修。人推重墨。是則余之所厚望也。夫田若干畝。見

田賦